

# 臺灣工業發展之父：

## 尹仲容死而未已（上）

朱開來

（本文插圖刊23頁）

### 膽識猷守忠勤盡瘁

創造臺灣經濟奇蹟的重要人物尹仲容先生，自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病逝，迄今已經快二十五年了。他逝世雖然已久，但他的音容形貌，名言讜論，仍然活在中年以上人的心中。就是年輕的一代，亦生活在他所創造的富裕的環境中。

回想臺灣光復初期，那種窮困的情形，跟今日豐衣足食，幾近奢侈的生活相比，真有天壤之別。試看今日臺灣的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他（她）們那種秀氣，那種智慧，真是令人欣慕，真叫人刮目相看。

臺灣為什麼能有今日繁榮富裕進步的現象？主要是「人」的因素。所謂「人定勝天」。有了優秀的人才，開發所謂的「人力資源」，就可以克服一切的艱難。

當大陸軍事逆轉之際，先總統蔣介石石高瞻遠矚，起用在上海養病的陳誠將軍，出任東南軍政長官兼臺灣省政府主席。陳主席又起用尹仲容負責臺灣經建的重任。尹仲容先生受命以後，置本身利害安危生死於度外，銳意經營，夜以繼

日，雖處訴訟嘔血窮困之境，仍然潛心臺灣經濟問題之研究，謀求進一步發展之道，因此才有卓越之貢獻。尹仲容病逝以後，陳誠院長曾輓以：「是膽識猷守兼具之才，並世難逢」，可謂「知人」之論。陳誠不但「知人」，並且「善任」。先總統蔣公題額曰：「忠勤盡瘁」，這亦是非常確切的褒評。

諸葛武侯曾在後出師表最後寫道：「鞠躬盡瘁，死而未已」。忠臣志節，表露無遺。可是尹仲容不但「鞠躬盡瘁」，而且是「死而未已」！為什麼？

因為他臨死前，「兩目睜視」又據楊家瑜及汪公紀說：「他斷氣以後，兩天沒有閉眼，經使用手術以後，他才瞑目。」因為他在潛意識裏覺得自己的任務尚未完成，自己的理想尚未實現，所以「兩目睜視」，「死不瞑目」，這不是「死而未已」，而是「死而未已」！

當他在揚子案訴訟期間，由於氣憤鬱悶過度，乃致經常嘔血，體重減輕二十餘磅。及至訴訟告一段落，法院二審宣判無罪，復職以後，身兼財經三要職（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、外匯

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、臺灣銀行董事長），沒有休息，沒有娛樂，沒有假期，力疾從公，體力過份透支，以致健康日損，需要安靜休養，但仍不斷邁進，毫不考慮自身的健康，拼着老命幹到底！

### 蔣公夫人親臨視疾

尹仲容在寫給他的好友譚伯羽的信中，曾不斷的提起他的健康問題。如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致譚伯羽函最後一段說：「弟近來身體極不佳，但又說不出患處，大概年久機器失靈也。」

又八月七日致譚伯羽函有云：「弟自副手上山上海以後（錢華覺赴日四月，昨始歸。馬潤庠調陽明山訓練），無片刻之暇，每日須七時以後始歸，即已筋疲力盡。加以去年以來，精神大不如前，即勉強握管，亦有所不能。老態日增，以弟從來未感到者也。」

又四十九年三月七日致譚伯羽函略云：「弟近來總覺身體遠不如前，但亦無暇休息。」

五十一年十二月初，他陪伴美國開發分署署長白慎士到南部視察，奔走各地，十分勞累。回臺

（上）已未而死容仲尹

北後，即感全身疲倦，飲食減退，兼患便血症。偶到樂總探視友人之病，接受醫生的勸告，順便檢查身體。經診斷為急性肝炎，乃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療。此十二月二十六日事也。至五十二年一月十三日病情日趨嚴重。除發現肝內鈎狀寄生蟲外，並有腹內積水、肝臟擴大、吐血、糖尿、心臟等併發症。

一月十四日，先總統蔣公偕夫人親蒞樂總探視，並叮囑盡一切可能設法挽救。陳故副總統暨夫人亦一再前往醫院慰問。

在住院期間，他仍要批閱重要公文。直到病情嚴重，無力提筆的時候，還在修改紡織業內銷補貼外銷公約稿，真是不死不休。亦正由於未能好好的休養，病情更趨危殆。

一月二十日，陳故副總統電邀的美國腸胃病專家巴瑞特大夫來臺，尹仲容先生尚能與之略談病情，惟兩手抽搐不已，巴氏斷為肝昏迷之前奏，會診結果，仍無起色。當夜吐瀉血半公升。陳故副總統又急電香港，邀請名醫張光壁大夫來臺診治。一月二十三日上午，樂總發出病危通知。

下午，張大夫擬改診治方法，不為主治醫師丁農同意，遂會診處方，而意見又不一。致醫藥遲誤，至夜九時，病況逆轉，羣醫束手無策。延至二十四日晨一時二十五分，與世長辭。享年六十有一。是日適為農曆除夕，下午，親友集議組織治喪委員會，推定楊繼曾為主任委員，嚴家淦、沈怡、徐柏園、陳雪屏為副主任委員，李國鼎為總幹事，周友端、俞汝鑫為副總幹事，並聘張壽賢為顧問。

## 從善如流疾惡如仇

一月三十日上午，在極樂殯儀館舉行追思禮拜，參加者有陳故副總統暨夫人等數百人。由周聯華牧師主持，沈怡報告生平事略。沈氏報告詞極沉痛，曾落淚數次，參加者無不飲泣。

茲將沈怡報告詞節錄數節如次：

「他是一個受新教育的人，但他在舊學方面造詣極深。他學的是電機工程，但他的成就在經濟方面。這在一般說來，是難以想像的，但這也正好說明他學問的淵博，才會這樣觸類旁通。

「他的道德修養，這也如其學問，兼中西新舊之長。他事父母孝順，處家庭和睦，待朋友厚道，這都是東方的美德。同時他嫉惡如仇，是與非，毫無妥協餘地，這正是時代的需要。

「他的事業成就，看得見的是臺灣今日的經濟基礎，乃由他一手奠定。還有看不見的，更重要的，是為天地立正氣。

「他的為人，很有鋒芒，說話不留餘地，却又待人甚厚，肝膽而有義氣。

「他不肯服輸，但又從善如流。他有擔當，說到做到，敢作敢為，却絕不是蠻幹，而是合理的，『一以貫之』的幹。他是一個懂權術，而從不玩手段的人。他也是一個有高度智慧，而從不用小聰明的人。

「一位如此剛強的人，却寫得一筆秀麗的字，做得一手好文章，此猶其小焉者而已。

「像這樣的人，如天假以年，不知貢獻更將多大？即使只活到現在為止，如能儘量讓他發展

其抱負，貢獻亦決不止此。但人必有一死！

「在仲容兄一生中，有一段時期，受的打擊很是不小。若在他處，很容易就此消極了，但仲容兄則不但不消極，跌倒依然站起，顯得比過去更是勇往直前。

「現在只怕為人沒勇氣！他是個有勇氣的好人，他是個積極的好人。他生前忙碌的想不到死，就是一直到最後，他何嘗想到死？

「他的一生真如光亮的火炬，這是移交給後一代最好的榜樣。

「他嘗集句，請朋友寫成對聯：『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。』

「從他去世以後社會上一切反應看來，大可告慰仲容兄在天之靈。」

## 死不瞑目悽苦微諷

追思禮拜結束後，隨即舉行大殮、公祭。前往致祭之中外人士，共達五千餘人。下午發引出殯，執紼者千餘人，大小車輛四百餘。送殯行列長達三里。至陽明山第一公墓權厝。至十月八日安葬。一代巨人，從此長眠陽明山麓矣。

在公祭時，筆者亦曾參加。瞻仰遺容時，看到他滿臉悽苦的微諷的笑容，不禁落淚。相隔僅一月零三日，竟天人永隔！筆者是在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參加他在美援會舉行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，那是最後的一面。當天，他好像全身乏力，滿面倦容，面色黯黃，但仍然按期招待記者，答覆問題。萬萬想不到這是最後的一次！到了全身是病的時候，仍然不肯休息。他腹

中的「絲」太多，不吐不快，永遠吐不盡，到死方休。仲容先生死的爲什麼這樣快？從檢查身體住院開始，到逝世爲止，前後不到一個月。傳說誤於「庸醫」。無從證實。但是會診醫師太多，各說各話，病情危急，會診處方，意見猶不一致，以致延誤，則是事實。真是命也運也。夫復何言。從尹先生胞弟叔明的輓聯：「其如母老何，未敢放聲開口哭；欲問兄知否，是真儘力用心醫。」亦可以看出家屬的心情。仲容先生蓋棺以後，仍然「餘波盪漾」。據會追隨尹先生多年的張秘書最近寫「我所認識的尹仲容先生」一文中說，其中「第一波」是這樣的：

「在公祭和追悼的清晨，幾個工商界受過尹先生培植的人士發起『尹仲容先生紀念基金』，大家紛紛簽名認捐，很短的時間就接近了千萬之數。治喪委員會的某巨公聽說了，親自去把『尹仲容先生紀念基金』的招牌和認捐簿拿開和撕掉，說：『一個政府高級官員豈可接受人民的捐贈！』豈不知，如果利用這筆基金，爲國家培育人材，有何不可？在生前，尹先生就有獎助清寒學生的心願，逝世時已達八十名，所以尹夫人在尹先生逝世後才在中山北路開設花店，以完成獎助一百名清寒學生的心願。」

筆者在當天雖然亦會到殯儀館去致祭，但却未看到這一幕。但是張秘書說的事實，一定千真萬確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：

「尹先生逝世之後，臺灣省議會代表民意，向行政院呈請『公葬』。行政院討論此案時，陳院長在病中，某巨公放言堅持不宜開此例於此時

此地。是日嗚不平而發言之人甚多，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田燭錦、交通部長沈怡，均直言如有人生前對臺灣的貢獻同於仲容先生，亦能使人民同樣的請求公葬他，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，是象徵全國人民福祉光榮的事，爲什麼不能開此具有鼓舞作用之例？但是仍遭擱置。以致引起了民衆的不滿，甚至將形成省議員們的意氣之爭。最後還是尹夫人出面請求省議會的議員先生們體念逝者生平淡泊，不慕名利，方平息了這場爭議。」

### 那位巨公反對公葬

有位旅美讀者看到張秘書這篇文章，曾寫信問他：「某巨公究竟是誰？不會明白寫出，在當時或有所忌諱，現時隔已久，應可將之公開，否則讓人胡猜，影響甚壞……讓有勇氣做歷史見證人的人，寫出證詞，現在應該公佈該巨公是何人了，以便對歷史做個交代才是。」

但是張秘書仍然不敢公佈，其理由是：「目前某巨公的影響力與公私關係，對筆者來說，仍有諸多顧慮，雅不願逞一時之快而自惹麻煩，當能獲得讀者先生們的諒解。」

但是張秘書却對「某巨公」作了一個明白的描繪：一、他是治喪委員會的某巨公。二、此公少年發跡，在大陸時期即已飛黃騰達，炙手可熱。三、來臺後更是屢任財經方面重要職務，對自由中國亦有相當重大的貢獻。只是因爲氣度狹隘，狂傲成性，不容許別人的成就，跑到他的前面。（「我才走了半步，別人就怪我踹到他的脚上了。」——尹先生對立法委員張九如所說的話）。

四、與尹先生同爲內閣閣員。

據張秘書所說，某巨公現在還是活着的。查尹先生治喪委員會名單，有楊繼曾（主任委員）、嚴家淦、沈怡、徐柏園、陳雪屏（副主任委員）等人，李國鼎爲總幹事。其中沈怡、徐柏園二人均已謝世，李國鼎爲尹先生的部屬。當時亦非閣員。合乎張秘書描繪條件的，似乎只有一二人了。究竟是誰？仍然費人猜測。只有等待有勇氣的見證人，來給歷史作見證了。

仲容先生自入院以至逝世，家人均沒有告訴他的老母石太夫人，直到二月三日，太夫人方知凶耗，哭之甚慟。自是老懷悽愴，纏綿病榻，延到翌年十月十八日逝世於臺大醫院，享壽九十歲。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尹先生墓旁。

尹先生事母至孝。每當太夫人晚間在親友家應酬時，他必坐在門口的車中看書，等待老母回家，絕不進入室內。在停職訴訟期間母子之間的情形，立委張九如曾在一篇文章中說：

「……甘旨之奉，頓感艱窘，然仍強顏笑於問安視膳之間，著書習字於慈母之旁。間或助妻灌園種菜，畜鷄取卵，以補救水之費。行無所事，若將終身焉。母雖明知他心頭異常痛楚，亦仍報以喜色，或講說歷代名臣言行及家鄉故事，以相勗勉。母子之間，熨煦煦之情，每使知之者咽涕，不知者感慚。」

### 慈母愛妻偉大女性

五十一年二月二十日，即農曆正月十六日，爲石太夫人八旬晉九華誕。是日，設壽堂於臺北

賓館，僚友戚族登堂拜祝者達千餘人。先總統贈新臺幣五千元為賀。並頒贈壽字立軸一幀，其賜函中有「教子為廉吏，可喜可賀」之語，太夫人欣然色喜。

石太夫人不但是位慈母，而且是位教育家。她在前清光緒三十二年三月，就在江西南昌創立正蒙女校，斥資租屋，摒擋開學，自任校長。學生最初僅有十餘人，第二年即增至一百八十餘人，可謂開風氣之先矣。

張羣、朱家驊、周至柔、徐柏園等在石太夫人八旬晉九華誕壽啓中有云：「越八年戊戌，先生靈仕江西，官轍所經，循風回播，端效政本，教化為先。太夫人振彼體風，贊其醇化，手創正蒙女校於南昌，先為師範，嗣改小學，長其事者達二十三年。流愷澤於棠封，秉慈心於玉尺，程功深績，夙夜憂劬。當其困乏，至節衣食脫簪珥以應，流馨子衿，卓然稱最，言坊行素，世論歸之。」

石太夫人湖南邵陽人。閩名守箴，字漱林。年十八，歸同邑壽珊先生。生男女各四人，仲容先生為其次男。尹母逝世後，由尹夫人程湛英女士為其料理後事。程女士亦是一位偉大的女性。她係於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十二月初五日出生於江西新建縣。江西女子師範畢業。她的叔父就是故駐德大使、教育部長程天放。於十五年與仲容先生在南昌結婚。育有三男二女。長子宓，次子宓，三子宓。宓與宓，均留學北美，宓已獲物理學博士學位。長女儀華，九歲夭折；次女儀芝，淪陷大陸。

## 家書一通柔情萬縷

仲容先生婚後，常年在在外供職，奔走國內外，聚少離多。侍奉翁姑，撫育子女，都是夫人的責任。他們夫婦間的感情，極為靜好。尹先生外表嚴肅，內心却蘊藏熾熱的愛情。我們可以從他倆的通信中見之。茲抄錄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尹先生自上海寫給他夫人的「情書」如次：

「湛英愛鑒：今天我抽閒整理去年我們別離三個半月中間的來往信札。我的信是十月十九日寫起，到七月二十七日止，剛剛好是一百天，共七十二封信。但十八號信是記錯重複的，故一共寫了七十三封信，可說是成績斐然了。無怪七妹說我們通訊，比她未結婚時還要勤呢。我一面清理，一面把它全部再讀了一遍，很使我動情。我想一個人要使年光倒流，只有看照片，讀日記，及舊信。我對於讀舊信是常有這種癖好的，你平常必定注意到這點，今天可說又過了一次癮。而今天在舊信中，又發現華兒（按：即長女儀華）去年寫給我的三封信，讀之不覺泣然。但是我却要把這三封信珍惜而藏之呢。上星期日（十二日）我日記上這麼寫着：

「夜貼相片，回憶過去種種，令我盪氣迴腸，不能自己。睹華兒之遺影，尤令我心痛不置。當此砲火連天之時，兒墓接近戰區，兒如有知，長眠莽原，豈不駭怖！幸有大姑在旁，願大姑呵佑之也。」

「不寫了！我知道我這信又要惹你哭的。我實在不願，但感情衝動，竟收不住我的筆尖，請你

恕我吧。我今天清理信，又發現一點不好，就是我們過去的信紙不一律，簡直無法可訂成冊（旁邊又沒有空地位），對於收藏，很是不便。以後我想用一樣大小的紙，總寫直行，右邊總留一英寸備訂，請你也照樣辦。我這信紙是商務買的，號頭是122B，長沙如可買到，請你也買一本吧。多買幾本更好。箱子交蕭先生帶程士範，再轉潘老伯轉長沙，你要的東西多放在內了。臨了我抄去年第一號信：『請你恕我的暴躁。我是常想改而未能，你却是常能恕我的。並希望你多管小孩（尤其衛生方面），少打牌！』——當然我知道你這次決不會破戒的。祝你晚安！華兒寫的三封信附上，請保存不要失了！

仲容啓 九、一八之前夜

## 月圓人缺感觸萬千

九月十九日，為農曆中秋。仲容先生隻身在滬，四郊砲火，家人遠離，悵鬱寡歡。次日致書夫人：

「湛英：昨天是農曆的中秋，正值星期。因前夜觀賞高射砲，至午夜才睡，故起來較遲。霍亞民來談，遂與之駕車同遊兆豐公園，叢林碧草，矮石綠波，悉如往昔，惟遊人稀少，表示近郊戰事之方在進行，略略繞一周即歸。下午甚倦，睡至五時許，陳太太命『效期』來呼往吃點心。少頃，陳小姐、陸小姐及欽生均歸，談華先生、方先生（六小姐之情人）之事，以致諱於二位小姐。天黑後，我又提議往兆豐花園遊玩，六人同往。園中遊人雖寥落，亦不無同發雅興者。初入

園時，晚霞猶蔚為奇觀，顏色豔麗，得未曾有，務以攝天然顏色鏡頭攝之，始不辜負也。少許雲破月來，且談且行，吾心中所感者為：家中此時合家歡聚，惟大兄及吾未在此耳。又思若非此次戰事爆發，則此時必與滙英攜諸兒在此遊玩，而斯園亦不致現如此寂寥景象耳。『共看明月應垂淚，一夜相思兩處同』，略改唐人詩，即能適用於我二人矣。我等於水邊小憩，步入一草亭，朦朧中見一對情人正在細細談心，女方以首枕於男，我等識相趨出，歸家時已八時矣。晚餐後，涼月更佳，以玉宇已無纖雲也。九時半，即睡，本想立刻寫信，告你以『月圓人未圓』時的心情，也沒來得及。臨睡時，我想回憶去年中秋一天是如何度過的，竟然一些也記憶不起來，只好翻出去年的日記來看，才曉得下午是去接子良，並在黃家花園逛了一次。人世光陰，易逝如此，奈何！奈何！昨天買了五十元的永安禮券，送與蔡老先生。

仲容 九、二十晨，中秋之次日

看了以上兩封尹先生給他夫人的「情書」，就可以瞭解尹先生是多麼的多情了。

尹先生的長女儀華，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歲時死亡，傷感不置。儀華在八歲時，曾寫過三封信給她爸爸，尹先生特珍惜而藏，藉誌永念。現將其中的一封信錄次：

「親愛的爸爸：您到上海已有多日了，兒很想您。兒在家裏同弟弟、妹妹玩，不打不罵，母親在家裏看看小弟。晚上小弟睡在母親的床旁邊，夜裏小弟不吵也不鬧，您可不要掛念。今天母

親帶兒和妹，到中央商場去做衣裳，下星期就有穿了，兒非常快樂。爸！想那時您回家了。兒養了兩個蠶寶寶，已做了繭，顏色很白，很可愛。祝您康健！

兒儀華上 六月七日

這位八歲的小妹妹，寫出這樣親切天真的信，是多麼的可愛。不幸到了第二年就夭折了，怎不令尹先生傷心不置？

公共場合不假辭色

尹氏夫婦雖然恩愛靜好，但在公共場合，他却又鐵面無私。如五十一年六月七日，尹先生偕夫人應邀赴日訪問回國，在機場被記者羣包圍，請他到候機室發表談話。其時攝影記者紛搶鏡頭。尹先生即對身旁的夫人說：「您先走吧！不要在此。」當時頗使尹夫人報怨。由此可見尹先生公爾忘私的精神。

尹夫人在仲容先生病逝以後，爲了維持家庭生活，由朋友擔保向銀行貸款，在臺北中山北路南京東路口，開了一家花店。開幕之日，門庭若市，生意興隆，可是沒有多久，就關門了。在花店營業期中，筆者曾去看過她。

尹夫人於七十五年九月，患不治的子宮癌症，於七十六年二月十日，病逝於榮民總醫院。享壽八十歲。尹夫人病故後，因身後蕭條，竟無以爲葬。乃由李國鼎等人合捐五十萬元，作爲治喪之用。於同年二月二十三日，與仲容先生合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。

筆者認識尹先生是在四十八年春季。那時我

離開新聞界轉任「貿易週報」的主編。貿易週報是民間貿易商發行的一份專業雜誌。尹先生特准我以記者身份，參加他每星期五下午五時，在美援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。他所招待的記者，是各大報跑貿易經濟的記者，總數不過五、六人。自四十八年春到五十二年十二月最後一次的記者會，前後四年間，大概舉行了二百多次的記者會，所以每星期都要跟他見一面。筆者對經濟貿易，本是門外漢，因爲要主編這份專業雜誌，不得不臨時惡補，才算了解一點皮毛。在記者會中，筆者自覺所知有限，很少提出問題，恐怕碰他的軟釘子。經過四年的學習，每星期聽他滔滔的雄辯，詳細的講解，對於經濟貿易問題，才算有了較深入的瞭解。他算是一位優秀的老師，傑出的教授。在那個時期，每星期六的報紙，都詳細刊載他在記者會中發表的重要談話，是工商界人士極其注意而首先閱讀的新聞。因爲這些談話，對於他們本身的事業，有重要的影響。

在政府其他的重要官員，是很少舉行記者招待會，有些人對於記者避之惟恐不及，而尹先生爲什麼却要定期招待記者呢？是爲了在報紙上出鋒頭嗎？爲個人宣傳嗎？都不是的。他是利用大眾傳播工具，爲政府解釋政策，以使全國人民能夠了解，進而同情、支持。這就是現在所謂的「溝通」。缺乏「溝通」，就容易產生誤會，政令的推行，就要發生困難。尹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，就做着政府與民間的「溝通」工作了。

湖南硬漢我行我素

經常出現在報紙上的人物，很容易引起別人的「誤會」而招忌，以為他專門在「搶鏡頭」。其實他是為公，而不是為私。只要是為公，他就不怕別人的「誤會」，不怕「招忌」，我行我素。他就是這樣一位敢作敢為的湖南硬漢。

尹先生生活異常簡樸。經常穿着兩套半舊的西服，一雙舊皮鞋。招待記者的，不過是一杯清茶。以後徐柏園繼他出任外貿會主委，招待記者時，却有了咖啡和中西點心了。

仲容先生面部，常常帶着微微的諷刺笑容，以極為幽默的語句，答覆記者的詢問。他經常說的話是：

「沒有什麼了不起！」

「我不答覆『假如』的問題。」

「朝令夕改有什麼不好？只要知錯能改就好。知錯不改，問題就嚴重了。」

對於重要的措施，還沒有到成熟宣佈的時候，他經常會說：「無可奉告。」

這些話，直到現在仍然還清楚的記得，如在耳邊。

尹先生送給記者唯一的禮物，就是在四十八年聖誕節時，親筆題贈一本自著的「呂氏春秋校釋」，此外，他還著有：「電磁學」、「工程數學」、「我對臺灣經濟的看法」初編、續編、三編、四編，及「郭嵩燾年譜」（未完成）等書。

### 幼耽文史長習工藝

尹仲容先生「呂氏春秋校釋」自序云：

「余幼承庭訓，耽心文史，自入校庠，改習

工藝，所業既畢，用非其長，退食多暇，喜親故藉。四部之中，酷嗜子史，以為能兼之者，惟呂氏春秋一書。涉獵既廣，遂成癖好，詰訓勘離，聊以遣日，徧搜殘篇，以為參證。凡有所得，即錄書眉，小字密行，以助諷誦。自後行役四方，輒以自隨。自乙丑以至丙子，蓋十有二年矣。方將加以整理，付諸剞劂，以期就教於四方之同好；而許維通氏所著之集釋，蔣維喬、楊寬、沈延國、趙善詒四氏合著之彙校，並出問世。吾以為合此二書，可無鄙作。時值抗戰，論語當薪，所寫稿本，竟不知拋置何許矣？香島稽遲，北美奔走，八年以後，始慶收京，偶尋舊篋，而前所輯之呂氏春秋校釋，赫然在目。敝帚自珍，亟取重校，斟酌損益，頗異前修，自揣用心，可得而言，諸家所說，一視同仁，不薄今人，亦能愛古，此其一。呂賢行文，明暢流利，不勞釋義，任之為宜，此其二。博士賈驢，經生積習，異議譴起，徒亂人意，本書務求至當，止留勝義，於心未妥，寧缺毋濫，此其三。原書文字，明知謬誤，即無旁證，亦為是正，取便讀者，用節光陰，欲求深研，原書具在，有乖體例，吾知罪矣，此其四。溯自凱旋，以至今日，又五年矣！值茲赤禍滔天之時，或即否極泰來之日。災梨禍棗，尙不為遲。憶余初治此書，先君子容園府君，最為激贊，勉其成書。今府君辭世三周，書成已不及見矣；幸吾母淑林老人，福壽康疆，期頤在望，睹此小成，或為之開顏面一笑耶？吾妻湛英，一燈伴讀，午夜昏黃，不辭勞瘁，不笑癡語，其情其功，不可不表。前年匪共渡江，京滬告警，夏詢

芳女士努力打字，晝夜不休，全書清稿，及時完成，倉皇攜臺，不至功虧一簣，誌之於此，以誌謝忱云爾。民國四十年一月二十七日，邵陽尹仲容序於臺北信陽街三號。」

### 新式教育舊學精湛

「呂氏春秋校釋」四十年初版，至四十七年再版，列入中華叢書。其再版自序云：

「按史記呂不韋傳：不韋使其客，人畧所聞，以為八覽、六論、十二紀，號曰呂氏春秋。是其書以八覽為首，與今十二紀、八覽、六論五次序不同。考古人著書，自序皆在書末，本書序意，即呂氏之自序也，正在季冬紀之末，則十二紀固當在八覽、六論之後矣！際此本書再版，因為更定其篇次，以復二千一百九十七年之舊云。民國四十七年三月十九日，邵陽尹仲容識於臺北市重慶南路二段一號。」

尹仲容先生係受新式科學教育，但對中國舊學研究之深，文字典雅之致，才華橫溢，令人欽仰。四十九年元旦，仲容先生在貿易週報發表「為當前外匯貿易進一解」，今收入「我對臺灣經濟的看法」全集續編。（見年譜）

四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，為貿易週報出版十週年紀念日，亦是第五百期。特出版特刊，以資紀念。筆者早於二月中函請尹先生賜撰「十年來的貿易政策」一文，以光篇幅。當於三月十七日奉到復函及文稿。

茲將原函錄次：

「開來先生大鑒：二月二十六日

惠書奉悉。茲隨函檢送『十年來的貿易政策』一篇，即希查收指正為荷。專復順頌

編按

尹仲容（印） 敬復三月十七日

「十年來的貿易政策」自在貿易週報發表後，頗受各方重視。

四月三日徵信新聞社論特以「尹仲容論貿易政策」為題，加以介紹與評論。

## 臺灣經濟發展嚆矢

茲將尹先生的「十年來的貿易政策」及徵信新聞社論「尹仲容論貿易政策」兩文分別簡介如下：

「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，僅在就過去十年的貿易政策，作一概括性的敘述，為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，提供一點線索。至於過去所採政策的詳細內容，影響大小，利弊得失，乃至各種政策在理論上的優劣，都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。

「儘管自由貿易的理論為許多學者和決策者所接受，但一般的說，無論是自由經濟或非自由經濟制度，對於貿易都在或多或少的加以干涉，尤其是從事經濟發展的落後國家，干涉更多。干涉的主要目的則不外：維持國際收支平衡，促進經濟發展，保護國內生產事業，維持經濟穩定，增加政府稅收等等。為達到以上這些目的，所採用的方法有關稅、進口限額、進口許可、外匯管制、匯率調整、複式匯率、雙邊貿易協定、出口補貼等等。這些目的與達到這些目的的方案合起來，便構成所謂貿易政策的內涵，也即是我們日常

所說的貿易政策。以上所列舉的這些目的和方法，並不是完備的，但重要的項目都包括在內了。以下將以貿易政策的目的為主，就臺灣過去十年的貿易政策作一簡單敘述：

（一）維持國際收支平衡。（二）促進經濟發展。（三）保護國內生產事業。（四）維持經濟穩定。（五）財政收入。」

「十年來的貿易政策」，這裏的十年，是指三十九年至四十九年而言。這時政府初遷臺灣，正是艱難困苦的時候。三十九年底外匯準備近於枯竭狀態，有一千萬美元信用狀幾至不能兌現。仲容先生雖抱有自由經濟、自由貿易的最高理想，但為了牽就現實，不得不採取保護及管制措施。

一旦國際收支平衡，經濟穩定，輸出擴大，外匯準備增加，再逐漸的開放，這是比較穩健的做法，並不是開倒車。所以這篇「十年來的貿易政策」，可以說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文獻之一。

## 外貿改革主持得人

徵信新聞在四月三日的社論：「尹仲容論貿易政策」中說：「三月二十八日出版的『貿易週報』，發表了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尹仲容氏的一篇題名為『十年來的貿易政策』的專論。在這篇專論裏，尹氏並沒有誇耀在他手上完成的外貿改革之成果（其實，此種成果是值得誇耀的），只有非常素樸的說明他對於貿易政策的觀點。」

「在簡略介紹了尹氏最近觀點以後，我們不得不表示對此觀點，多少感覺到意外。在尹氏主

持下進行的一連串外貿改革，如複式匯率之廢除，結匯證運用，進口許可，貿易商登記等之放寬，以及尹氏經常對外發表的一些片段談話，使人得到的印象是：他已一天比一天更傾向於自由貿易，並且似已漸漸放棄他過去所一度支持的保護主義。他這次所發表的專論，都使我們發現：如果

不是我們的印象錯誤，那麼尹氏的基本觀點，似又作了新的修正。他仍然認為，在外貿方面某種程度的管理與保護，是必要的。這裏且不論尹氏的觀點是否確曾經過幾度變動，對他最近所發表的原則，我們是贊同的。在貿易方面，過度的干涉與完全的放任，確實均非所宜，我們應該在二者之間找尋一條折衷的路線；而近年來的各項實際措施，大體上也正是在這一條路線上發展。」

該社論最後說：「而外貿改革之成功，則幸賴主持有人。但是外貿改革，也只是消極的排除障礙而已。如何進一步作積極的推動，尹氏未嘗論及，事實上也不是他所能完全掌握。如果政府主管部門依然是那種查泄的風氣，不能像外貿部門的那樣的做事，恐一二人亦將無能為力。走筆至此，我們實不能不深致感慨於政府得人之不易了。」

從徵信新聞這篇社論，亦可看出一般輿論對於尹先生欽佩之忱了。

另外據說尹先生對於徵信新聞曾予以經濟上的支援，才能由一張油印的小報，發展成爲現在的民營二大報之一。尹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，對於本非本身職責的事，如果認有支援的價值，他就義不容辭的伸出手來。（下期續完）